

不長不

柳 麻 子

(事 故)

第  
九  
七  
號



中 華 平 民 教 育 促 進 會 出 版



3 1795 8858 1

MG

I-246.8

105

柳 麻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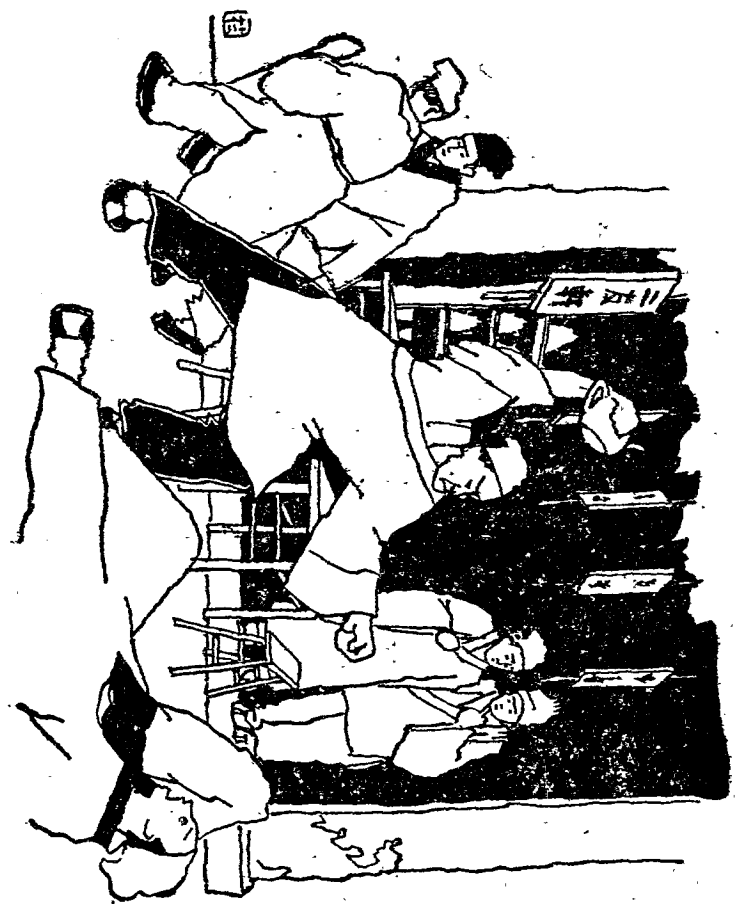
# 柳 麻 子

(一)

三百年前，正當明朝的末年。江蘇省揚州府管下的泰州城裏有一位姓曹的人。生下不久，父親亡故，母親改嫁；他便沒人管教。到十五六歲，他的身材長的非常魁偉，也很有力量，却有一宗不好，便是不學上進，專習下流，成天無事做，就在大街小巷裏鬼混；兼之他天生一副伶牙利齒，更會遇事生風，尋人口角。要不然便和

城裏光棍們比拳賭寶。鄰舍街坊見他這些行爲，都厭惡他，因爲他滿臉麻子，都叫他麻子小曹；大家都說，「像麻子小曹這點年紀便這樣潑皮，再長大不知他要成個怎樣的人。我們這街坊，別想再過清靜日子了。」說着，大家都繃着眉，搖著頭，像很耽心似的。但因不肯多管閑事，所以誰也沒有和他過不去；他呢，也知道人家厭惡他；却又不見有人當面責備他教訓他。因此他以爲街坊鄰舍都怕他，越發得意。見人便欺，逢人便吵，有錢便賭，輸了便和人鬧。三言兩語不合式，便摩拳擦掌其

勢洶洶的欺壓人。要再同他爭論三兩句，他便將棹椅板凳劈面扔來。所以城中的人看見他來到，都做著鬼臉兒，互相照會，避他一避，讓他橫行。有一日，活該有事。忽然有位遠方客人爲賭錢在茶館裏和他吵翻了，他便劈臉向那人一掌打去。四周的人看是麻子小曹，和人吵打，誰也不敢上前過問。他倆混打一陣；臨了，這麻子小曹順手撈上一把錫茶壺，向那人頭上磕去，這一磕，却惹了大禍；那客人白眼雙翻，立時倒地，昏過去了。街坊中人，一見此事，非同小可，恐怕連累，便往



州官衙門報案。州官一見是重傳案件，立刻出票叫馬快捕班捉拿凶手，州官親去驗傷。

(二)

這位打傷人的麻子小曹他很乖巧，平日雖然天不怕，地不怕的，到這時，他知道那躺在地下的人死活還不能定，這場官司想來總不能輕，秦州地方，怕不能再住下去，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便趁着大衆驚慌忙亂，官府未到的當兒，抽身逃跑。幸喜無人看見，出得城來盡力的跑，一半天，到了附近的一座縣城，便在這城內的古

廟裏，暫時躲避躲避。他原沒有家室，更談不到家私。這次他的命算是逃脫了；以後怎樣過日子呢？他在家鄉，還可以賒借；新到此地，兼之他本是一個無知識的光棍，一行職業也不會學習過；雖然認識幾個字，也還是平常聽說平書聽得來的。他心裏想：『我在泰州當光棍的時候，常常在小茶館裏混；看見一些說平書的人，每靠一張嘴瞎說瞎道的，也可混得幾文錢使用過日。現在若要尋找事做呢，便要請人作保；要作小生意呢，便要將錢作本；我初到此地，人生地不熟；找誰呢？講到

錢上，我荷包裏，只剩下三四百文銅錢，還要過幾天的生活；更說不上做生意的本錢了』。他忽然自言自語的說道：『有了，有了，說書去罷。』他便拿二百文錢，買了幾本書，揣在懷裏，往小茶館裏一坐，說明來意；茶館夥計，沒有不歡迎的。他登時便假充起說平書的人來。

讀者諸位，『看事容易做事難』這句話，想必諸位都知道。我們常常看見別的慣家老手，做甚麼事，都像毫不經心便做的滿好。等到我們自己去做，就不然了。所以

我們平常無論在甚麼時候，總得隨時隨地都要留心，學好本領。要是平常不學，本領不好，一旦有事，無法應付，豈不丟了人又壞了事嗎？還有一宗，便是不要隨便說人甚麼不好，甚麼不好；因為說很容易，做起是不容易的。言歸正傳。那逃難的麻子小曹，他一面想去說平書；一面又想：『我雖然看見過許多說平書的人，但我却未曾向他投師，得他傳授。今天去做這不曾做過的行道兒，須得要好好的，模倣一下。』好在這麻子生性聰明，平時又肯留心，天生一張利口。他第一次登場，

雖說的不大好，却因爲他到的這縣是小縣分，那聽書的人們，沒見過大世面，聽他所說的平書，也頂高興。每人都肯給他幾文錢。從此以後，他每天都到茶館去，便有他吃飯的地方了。却有一宗，他是浪蕩慣的。這樣『賣氣力才有飯吃』的生活，從來不曾幹過。起初是沒法子才這樣做，後來生意漸漸的好了，他的舊病又復發了。吃飯剩下的錢便拿去賭博，輸個精光；第二天再打主意，天天如此，他倒滿不介意。幸而這聽書人裏，有位老客人，看這說書人年紀不上二十，像貌魁偉，舉止開

展，能說會道，有些聰明，便很歡喜他，每天給他一百文錢過活，遇着他沒有飯吃的時候，他喚他到家去給他飯吃。

這老人和曹麻子，本來非親非故，不過看他年輕聰明，將來是有用的人，一時落難，因而周濟於他罷了。像這樣無一毫私心全爲別人的好人，真值得我們佩服呢！

(三)

曹麻子在這縣裏過了一二年，有一天，遇着大幫客人

要渡過大江南邊有事。裏邊紳商軍民都有，他便搭伴同去。天氣甚熱，大家走到江邊，在柳樹陰下候船。這位說書人，自從逃難到現在，在外面已經混了一二年，很知些外邊的事件。又經那有仁有義的老人那樣待他，才知道人對人原來應該如此。一面又才知道凡人當落難時候，遇着這樣人，真是叫人感激不盡。他在這一二年裏，說了許多平書，又知道古今的俠客義士，眼見不平，便拚了自己性命去救濟別人；以及許多文弱的書生婦女，當着大災大難，常常爲了大眾，捨身前去，保全

了許多的人，因此他又學得些做人的道理。他漸漸覺得，他從前在泰州本地那些行爲，是可笑的，而且是可以害臊的。因此他心裏常常難受，不知要如何方好。一時想起被他打傷的那人，不知是死是活；假若那人死了，他爲一點兒小事便被人打死，真正可憐：『我爲這一點小事便把人打死，當時雖然逃脫，現在還應當自殺，來賠償他的性命，方合道理。』一時又想，當年實在不該偷跑，應當留在那兒抵案，免得連累旁人，方合平書上俠義的行爲。再不然，應當察訪那人的住址，替他支持

起家務，養活他家小，來贖我自己的罪。忽而這樣，忽而那樣，想了又想，解決不下。今天同着大眾，來到了新地方，楊子江邊；青天白日，看着那江水滔滔，山光隱隱，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趣味。本來他正在同他們說閑話。忽然住了口，又勾起他的心事想道：『我這犯罪的人，打傷人的人，逃跑的人，做了事不能自己擔當的人，做錯了事沒法補救的人，倒不加爽爽快跳到江裏死了的乾淨。再不然，一溜烟，鑽到遠而又遠的深山洞裏藏着；或者爬到山頂上，去過那不染塵世的生活；我不

見人，人也看不見我；或者可以減少我心裏的痛苦。」他是煩悶極了，不知如何才好。從上流來了一隻小船，兩個人駕着，緊靠着河邊飛也似的從樹面前經過，不隄防那船篷碰着柳樹，澎的一聲，曹麻子思前想後正在出神，忽然的，眼前一暗，耳裏好像雷爆似的一聲，腦門都炸開了。火星一閃，他醒悟轉來，不覺拍着柳樹想道：『我何必這樣發急！我從前的行爲雖是對不起天地，見不得人。但是跳水鑽山躲避別人，都不過是自己騙自己，無補於事，這辦法不對！不對！有了有了，只有這

樣！只有我將我甚麼都改變。我絕不可再做從前那個樣的人。我連我的姓都改了。」想到此處，甚是高興。不覺衝口而出向衆人說道：

「我從今天起，不姓曹了，不姓曹了。我就改姓這柳樹的柳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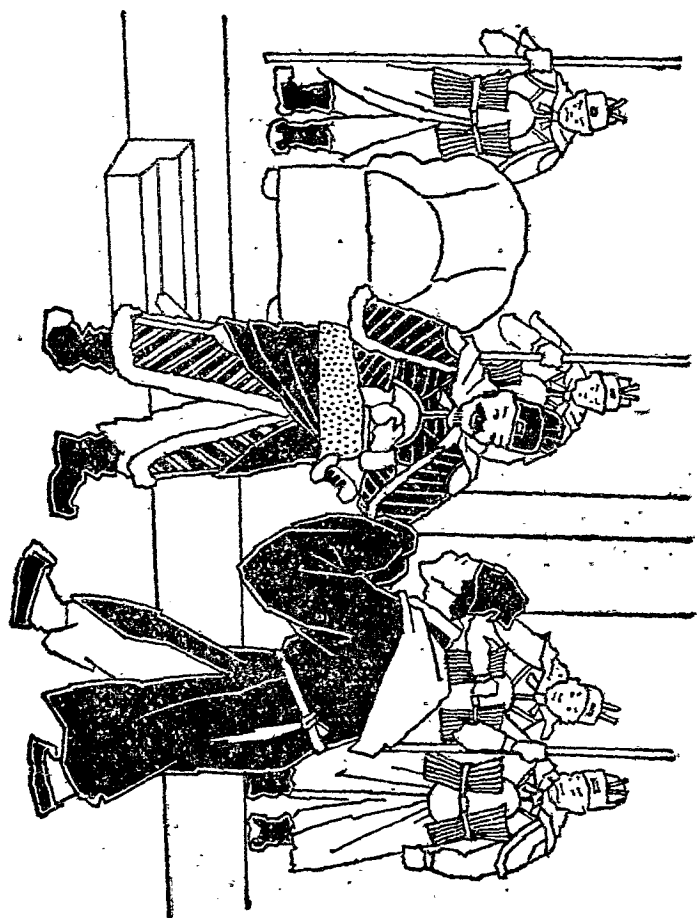
同伴們先時正和他好好說話，忽聽見他停住了口發呆，又見他自言自語的，忽而怒忽而笑，忽而又聽他說出這兩句無頭無尾的話來，都莫明其妙。同行中有位在營裏當差官姓杜的人，頂頑皮，便笑向他道：「曹麻子，

你瘋了嗎？你改姓柳，那麼我們叫你柳麻子罷。」他也不言不語。看看穿過柳樹的那隻小船已經去得遠了，過渡的船却已攏岸，大家上了船，過了江，紛紛登岸，各幹各的事去了。

(四)

光陰迅速，又隔了二十多年，南京城裏傳說，近來有位柳敬亭，說書說得非常之好，不但是平常人容易見着他，就是那般大人先生們，也常常邀請他不着。他一天，直忙得沒有閑工夫，假若有緣請着他來，說上一兩

段書；那滿座的人，都沒有不眉飛色舞的。一日，有位杜總兵請他說書去。杜總兵一見便道：『柳兄，甚是面善。呵呵，記起了！柳兄還記得二十年前有個同船過江的杜差官嗎？』敬亭道：『不錯不錯，有這個人。』杜總兵道：『他在那裏？』敬亭道：『不大清楚。』杜總兵便大笑道：『好好！我還認得你由曹麻子變成柳麻子；你便不認得我由杜差官變成杜總兵了嗎？』柳敬亭才跳將起來，認了一認，做個手勢，大嚷道：『好個杜差官！』杜總兵也跑過去，拉了他手叫道：『你這好柳麻子！』兩



人說罷大笑。以後他倆常常往來。杜總兵便說：『你近來的書，說的這樣好，想必是經一位名師指教過了？』他說道：『我自來說書，便沒有投過師。要勉強說，只有一位，姓莫的秀才，可以算得是我的師傅。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見着莫先生，莫先生就對我說道：「說平書雖是小行道，却也同念書做學問差不多。得要精通一切事情，才算得好。」他並且教我許多的話，要我如何用心，如何留神。我當時聽了這些話，覺得很有道理。從此以後我每次要說書的頭一兩個時候，我總在我的房內，養

養我的精神，調調我的氣，默默的坐着，靜靜的想着；將那要說的故事，仔細的揣摩。說甚麼人物當用甚麼腔調；演甚麼故事要做甚麼神情。這樣的練習了許久。第二次又見莫先生，莫先生又向我說：「你的工夫有些意思了。人家看見你言談舉止，就可以知道你說的是甚麼人物，講的是那樣故事了。但這是很容易辦到的。你們同行中人，只要肯留心的，都有這樣本領；你還得再加些工夫，才能超群出衆。」我又留心體會莫先生的話，再過了很久，又去見莫先生，我剛進去要開口講一段故

事請他看看如何，我的口還沒有開，莫先生便站起來說道：「對了對了，不必等你開口；你眼一動手一揚腳一提，便已將那故事和人物的神情都傳將出來。你靠這本領說書，那怕周遊天下，不愁沒人請教你了。」如今想來，我柳麻子，年來享受這點兒微名，都是這莫先生給我的。所以我說我的師傅，只有當年莫秀才。」

(五)

這柳敬亭說書的聲名鬨動了南京城，有些尙書侍郎們，便常常留他住在家裏，當清客。他在一位侯尙書家

裏住的最久。以後他的聲名便是蘇州杭州安慶一帶也傳遍了；那些地方，都來邀請他去。他的交遊，一天廣似一天；到的地方，一處同一處不同；說的平書，記的故事，一宗一件的堆積在他肚皮裏。他人雖還是一個說書的人，胸中的見解却一天高似一天。對於當時天下的大勢，可以替他說句大話，比那當朝宰相還明白些；他心中的計謀勝如一位神機軍師。他聽見北五省地方，被李自成張獻忠那夥流賊，到處殺人放火擄掠姦淫，無所不至，弄得民不聊生。他因此自恨早年不曾念書，爲官作

宰，來保護百姓。又自恨他自己本有天生力量，少年時不曾將武藝練好，不曾充當了武營將帥，來殺賊安民。但他又這樣想，真正爲國家爲百姓做事的，不必一定要做官才可以辦到。像我認識王公大人如此之多，有機會將我的見解說給他們聽，只要他們依着我的話做去，我也就算辦到救國救民的事，盡了我做國民的一份責任了。不久他聽說流賊們要到南方來，被一位左大將軍給打敗了。不久又聽說李自成破了北京，皇帝上吊死了，南京地方要改爲都城。果然不久南京城裏另立了一位皇

帝。同時南京城裏，便有一種風傳。說那平賊封侯的左大將軍，自稱天下兵馬大元帥，要乘此機會，帶領大兵，殺奔南京而來。這左大將軍，名叫良玉。他的軍隊雖有打仗的能名，却是頂不講軍紀，到處騷擾的。那時中國已經四分五裂，誰也管不着誰；有軍隊的，便各自霸佔地盤。左良玉便是這種人的一位。他借口軍糧無着，部下鬧餉，無法制止，帶了大兵要到南京，去找給養。順流而下，先過安慶，便暫時紮在那兒觀看形勢。這時鎮守安慶的將軍姓杜，是由南京總兵官調防來的。聽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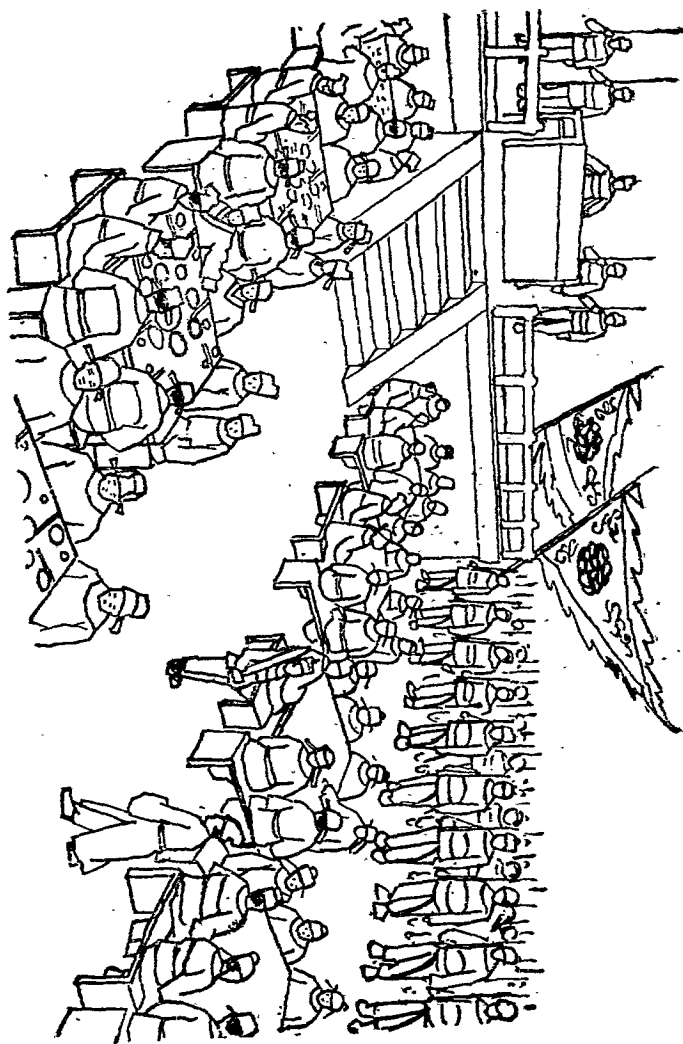
左軍將要前來，便想派人到左軍裏先行接洽，免得左軍到後的騷擾。但是找誰去呢？想來想來，想着柳敬亭，有肝胆，有才略，有口辯，必能辦理此事。立刻派了差官，前去聘他。那差官到了南京，尋着柳廬，見了柳敬亭；說明來意，呈上書信，並呈上一個大包封。柳敬亭看了來信，便道：『救百姓的事，是我應當出力的。杜將軍有緊急，是我應當帮忙的；明天就動身罷。』忽然低頭一看，桌上還有一個大包封，便問道『這是甚麼？』差官說是杜將軍送柳先生使用的紋銀八百兩。柳敬亭登時

變臉道：『呵！你們看我柳敬亭是甚麼人，想拿銀錢來買我嗎？好好，我不去了，請你回去說，我病了。』那差官却還知趣急忙改口說道：『這銀兩不是爲別的，是作盤費用的。我們將軍有事來請柳先生，好教柳先生自貼路費去嗎？這錢，或存柳先生那兒，或者我管着。用多少，算多少，剩下的，交還他，就完事。』柳敬亭道：『那麼還存在你那兒罷。』第二天，動身到了安慶。杜將軍又將借重的話，當面再說一番，並說爲百姓事大。柳敬亭當下慨然允諾。碰巧那時左良玉正要尋一位清客

陪他消遣散心，杜將軍便將柳敬亭荐去。

(六)

這左大元帥統率了百萬大兵，真是好不威武。總說杜將軍荐一位清客柳敬亭前來；他很久便聽到這柳敬亭的大名，是當今第一位大辯士。便想先試他一試，看看他的胆量如何。柳敬亭到了左營，左良玉便請了許多客人，大開筵宴，並將全營兵馬，排成隊伍。抽出明晃晃的鋼刀，隨着客人兩旁伺候。客人們陸續到來，一會，柳敬亭也到；便命請進。營門一開，只見許多手擎鋼刀



的護兵，前前後後，圍着柳敬亭，擁進帳去。一聲令下，鼓角齊鳴，全營兵士，同時吶喊，震天的響起來。那左大元帥，高坐堂皇，不言不笑，虛邀一聲，大家便遵命入座。來客們，個個都不敢作聲，坐在席上，腰都不敢直。雖是旨酒嘉肴，山珍海味，擺滿席上；大家那裏喝得進，吞得下。好個柳敬亭先生，却滿不在意，隨衆入座，向賓主們寒暄幾句之後，便如尋常作客一般，大吃大喝起來。喝了些酒，便閑談。有時說趣話，有時談古論今。當着這威風凜凜，毫不客氣的主人，和許多手

執大刀，如狼似虎的兵士，他毫沒有看在眼裏。到後來，左大元帥，也高興起來，跑到柳敬亭的面前，拉着他的手說道：『你這朋友真好！從前你在那裏？可惜不曾相見，直到今日，才會着你！』本來殺氣騰騰坐立不安的現象，這一下就變成水乳交融，和顏悅色，主客都盡歡而散。席散之後，左大元帥便留他住在營裏。真是一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的。有一日左大元帥很像有心事似的，愁眉不展，蹙了他許久，問道：『柳先生，你試猜猜我有甚麼心事？』他說道：『我試猜猜大約大元』

帥部下，有些逃兵，竄入安慶城裏，騷擾百姓；被杜將軍擒住不放，大元帥心裏，因此有些不快活罷？」左良玉道：「不錯是的，這怎樣辦呢？」他道：「這事容易，杜將軍雖然將他們關住了；他未奉元帥將令，他是不敢隨便動手的。不知元帥差人到杜營裏去過沒有。若是未曾，我想討這差事去一趟。」左良玉道：「這好極了！」他立刻請了大令，一個人也不帶，單人獨馬的到杜營裏去。見了杜將軍，知道是這些騷擾百姓的兵，杜將軍正沒辦法。柳敬亭便對杜將軍說：「我早知道這些兵士要

在此地擾騷，並且知道你很難於處置，深了不好，淺又不行。』杜將軍道：『是的！是的！放了固然不好，殺了反而是害百姓。因為殺了之後他那些兵士，要來報仇。這左帥自來就不大講理，況且在這時候呢？』敬亭道：『我早料到這一着。你不要怕你瞧瞧，這是甚麼！』說着手一揚，取出左營大令來，杜將軍一看，笑得眼都合不攏縫，大聲說道：『你這一來不但救了我個人。並將這安慶全城的人都救了，我替這百姓們謝你了！』立時傳令陞帳，捧出左營大令，將那爲首騷擾百姓的兵殺

了幾個，梟首示衆，其餘放了。柳敬亭回到元帥大營交令。他又替杜將軍說道：『杜某早就要來請示的，現在既由元帥傳令，更見元帥疼息百姓了！』左良玉聽罷，更爲歡喜。從此以後，左軍在安慶再也不敢滋事。

(七)

過些日子，柳敬亭又到杜將軍那兒去。杜將軍道：『現在安慶全城百姓，算是由你救了他們。事已辦完，你不必再到左營去。就在我這裏住下罷。多年老友，這次來還不會暢叙過呢。』柳敬亭道：『不然，不然。比安

慶大的事，還多着呢。『杜將軍也知道他的意思，但心裏想，左良玉此次移兵南京，甚麼部下鬧餉，全是鬼話。不過一來艷羨南京的榮華富庶，想去大撈一下；二來想把皇帝挾在手裏，好對付旁人。左良玉此去的意思，甚是堅決。憑你柳敬亭再會說，也怕有點爲難。弄的不好，還有殺身之禍呢。想到此地便說道：『柳兄，我知道你的心事，怕是白費了罷？』柳敬亭很自信的說：『憑我本領和良心做去，試試看。』杜將軍也不便再說，只不過愁着眉，搖搖頭，却又是無限佩服他這番

舉動似的。柳敬亭便告辭回左營去。不久，安慶城內，看見左軍有往上流移動的神情。杜將軍已經奇怪。又見他全軍都往西路退去，聽說是回原鎮武昌。杜將軍仔細打聽，才知道全是柳敬亭憑他本領，將左良玉勸的回心轉意，不下南京，收兵回武昌去了。

原來左良玉是當兵出身，曾經犯了軍法，該當死罪，已經綁出去了；恰被一位侯侍郎，看見他像貌非凡，想他將來一定是個有用之人；向那主將，問明情由，將他保了，救下他的性命，從此他便在侯家住下。不久侯侍

郎帶兵打流賊，他便隨營効力；侯侍郎陞任尚書，左良玉的官，一天一天做大了，又都是侯尚書保荐的。因此左良玉平日提到侯尚書總是稱爲恩帥；侯尚書對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從不曾違拗過。柳敬亭對於各方面的消息本來非常之靈通，並且曾在侯府當過幾年清客，這凶暴的左良玉只有侯尚書可以制得住的事情，他甚爲清楚。侯尚書也曾向他談過。尚書現在告老，寄居南京，這年正是八十整壽；柳敬亭一想，機會到了，便向左良玉請假幾日說要到侯府祝壽。左良玉也正要派人前往，

見他要去正好，就請他代爲祝賀，並未另派別人。柳敬亭一到侯府，就將他此次專爲設法制止左軍東下的事而來的意思說明。侯尙書雖是年老不管事，但對這件事，却十分肯爲力。當下寫了一封長信，反反覆覆的說，東下南京這事，斷斷做不得；倘若冒昧做去，要惹許多人的誤會，且落千古的罵名；那從前打流賊，保疆土，爲國家，爲百姓，的種種好名聲，好事業，通通都要毀掉了；依我的主意，還是馬上抽身，回到武昌，保境安民爲是，等語。尙書寫好信給他看了說：『你有胆量，代』

我交這信給他麼？」敬亭道：「不敢代交，我也不必來取了。我自冇方法相機行事。老尙書，請你老放心罷。」

柳敬亭回到安慶，見了左良玉，將侯尙書的信呈上。

左良玉看了，起初頗有愠怒之色。到後來，很像打定主意似的。看完一遍，自先嘆口氣道：「唉，恩帥！旁的事情，我左良玉都可以照辦，這事却難於遵命了。恩帥，你那裏知道我現時的苦楚；我是迫於萬不得已的！」回頭向着柳敬亭道：「敬亭，我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你想，那座武昌城，自從流賊張獻忠來過了後，燒殺劫

掠，雞犬不留。空空洞洞的一座空城，教我在那裏鎮守。吃的也沒有，喝的也沒有，部下兵將，天天日日在那裏鬧餉，逼得我沒法。我也作不了主，才往東來的。哦，我如何能作得主，管得了啊。『敬亭正在喝茶，聽見這話，當時沈下臉，手裏擎着茶杯，站起來搖頭說道：』元帥說那裏話來。自古道，兵服將令，沒有聽說將隨兵轉的。元帥，你是全軍三軍司令，號令一出誰人敢不遵依。這般兵丁，你叫他死就得死，要生就得生，你作不得主，誰又能作主，你管不了，誰又管得了呢！在知

道的人，說是元帥待下恩寬。在不知道的，要說元帥部下的兵將，不能防範賊人，反而作起賊來。到了那時，元帥，你能替他們辨得清這賊名麼？』說着話便不經心的將手裏茶杯掉在地下。左良玉問道：『敬亭你這是怎麼樣，將我茶杯扔在地下？』敬亭道：『一時和元帥說得高興，竟致忘懷順手扔去了。』左良玉道：『順手扔去，難道你的心作不了主麼？』敬亭道：『我的心若作了主，管得了，不會叫我的手下亂動了。』左良玉笑道：『敬亭，講得有理，我明白了，但因我的兵丁在武昌一

點吃的也沒有，他們餓得不了，我才帶他們東去南京設法啣！』敬亭道：『元帥不說餓，我還忘記了，我來還不曾吃飯，哦哦！好餓！』左回顧差官罵道：『你們真沒用，柳先生這遠來，還不快擺上飯來！』敬亭手捧肚皮道：『哦！更餓了，更餓了。撞進後帳，自己動手去罷？』說着往裏便撞。左良玉道：『要撞進後帳自己動手去嗎？』敬亭道：『餓急了，不自己撞進去，那有得吃？』左良玉道：『餓急了就可以憑自己亂撞進去麼？』敬亭呵呵大笑道：『元帥也知道，雖是餓急，也不可憑』

自己亂撞。爲何要任他們亂撞到南京去呢？」左良玉也大笑道：「柳麻子，你好利口，譏諍我得無言可答。好，順從我恩師的吩咐，不去南京了。整頓人馬，回武昌去罷。」南京城的百姓免了一場兵災，都全是柳敬亭的功。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  
中華民國廿一年十一月

初版  
再版

柳麻子（一冊）

定價大洋二分五釐

著者  
校訂者

楊適夷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平民文學部

出版  
印刷  
發行

者者時者  
者者者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陳筑山 瞿菊農  
熊佛西 熊子滌  
趙水澄 謝剛主  
堵述初

實用  
翻印  
必究

KBC

G  
246.8

05